

西漢演義

五下

2649
16-7



門 21
號 2649
卷 16-7



豹欲三分天下，是俗所謂大言不慙，無用欺心，也可笑可笑。

知漢興陵母伏劍

却說韓信臨行見漢王曰：臣伐魏，項王聞之，決乘虛來攻。滎陽諸將之中，王陵可屬大事。大王當令抵楚兵，其人智勇足備，庶保無事。王曰：陵母久拘于楚，恐心志未定，不可用也。信曰：陵母最賢，素有遺教。王陵志如金石，堅不可動。大王當急用之，而以陳平為佐。如有緩急，大王當與子房計議，料無憂也。王甚喜。韓信領兵至蒲坂，早見魏兵到來。隔河與豹相距，彼此不得交戰。韓信隋時制官真大將也召諸將曰：魏豹以兵

西漢書言 卷五
守河不設橋梁舟舡一時難以打造命灌嬰督工起造木
罌最爲方便嬰曰不知如何起造請問其法信曰木罌者
縛甕缶以爲筏甕缶容受二石力可勝一人其甕間容五
寸下以繩勾聯編鎗於其上形要長而方前置筏或板頭
或置稍左右置棹可以渡軍械也灌嬰遵依其法命軍中
巧手軍士傳令起造不一二日造完信遂命灌嬰引軍一
萬陳舟舡百十餘隻沿河虛列旗幟若渡河之狀以爲疑
兵却密令曹叅引精兵二萬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以抄其後使豹不能接應兩下夾攻豹可擒也曹叅得令
暗趨夏陽灌嬰列兵于岸陳舡于河多張旗幟魏豹見了

果然疑其有伏兵○愚○故○承○之○晝夜巡視不防曹叅引大兵用木罌從
夏陽渡河襲安邑將魏豹家屬虜去抄後殺來魏豹巡哨
軍士急來飛報豹聞知大驚方欲回兵曹叅襲殺于後韓
信追殺于前兩勢夾攻不能救應栢直戰未數合見信人
馬攻襲甚急不能抵敵向西逃走馮敬未曾對敵先自引
兵退後魏豹不能抵當方欲向臨晉逃走早被曹叅灌嬰
人馬兩邊圍上來魏豹不能得脫被二將生擒綁縛來見
韓信信曰主上命汝爲元帥統領大兵四十五萬睢水一
陣喪師三十餘萬睢水爲之不流汝卽逃回平陽主上不
卽加誅止奪帥印罷汝閒居不失王爵之貴汝當感激愈

加策勵以圖後效可也。却乃輕聽術士之言，遽爾起兵謀反。既被擒拏，本當誅戮。汝為一國王爵，恐主上寬恩，或免汝一死，且着軍士囚車監押聽候。一百入平陽城安撫百姓。權着周叔管理國事，不題。却說霸王打聽韓信征魏豹，知榮陽空虛，急召范增曰：「魏豹已反，韓信果然領兵入西魏征豹，不出亞父高見。朕今乘虛取榮陽，擒劉邦，亞父以爲何如？」增曰：「此時正好出師，但陛下相時而動，不可輕敵。恐韓信有遺計，不可不防也。」龍且曰：「亞父何怯之甚也！」增曰：「好謀而成，豈可不深慮也？」于是霸王待旨整點大兵，往榮陽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三千探聽消息。漢王與張

良陳平正計議提防楚兵。有小卒來報霸王領大勢人馬殺奔榮陽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探聽。漢王聞說，大驚曰：「楚兵勢重，如何迎敵？」張良曰：「韓信前曾言楚兵若來，當以王陵爲將，陳平輔之，楚可破也。何不召王陵計議？」王卽召陵曰：「霸王親統大兵前來，爾敢領兵與楚迎敵否？」陵曰：「霸王勢重，難與力敵。以臣愚見，且偃旗息鼓，深溝高壘，未可出戰。待彼志旣懈，臣用一計，楚可走也。」王曰：「計將安在？」陵有定見陵附耳道數句言語。王大喜曰：「將軍果有此膽略，吾無憂矣。」卽命王陵爲將，陳平爲軍師。王陵分付三軍各偃旗息鼓，四門嚴閉，不擊刁斗，不設一軍。有楚將李奉先前來探

聽見是如此。心下疑惑。不敢近城。差人回報。霸王曰。榮陽四門緊閉。不見一個軍士。不知何意。左右曰。此必漢王聞陛下到來。或搬移。臨近郡縣。屯住人馬。留此空城。以待陛下。或是韓信征魏未回。內無強兵。以此不敢出戰。虛作此聲勢。以爲疑兵。使陛下不敢遽然攻打也。霸王曰。人馬初到。且安下大營。待明日探看動靜。再作處置。隨即安下營寨。人馬遠來疲乏。各人卸甲休息。却說王陵選精銳軍五千頭。裹赤幘。各帶鮮明器械。準備鞍馬。繫束人各脚。枚又選五百砲手。各帶火砲。隨後臨時聽令施行。四門多設柴草。待人馬殺到。楚營聞砲響。急急點起火來。以防楚兵攻城。

又差夏侯嬰隨後領大兵三萬。接應。却說王陵將及黃昏時候。先差精細小卒十數人。裝作楚兵。潛在楚營邊探聽。楚兵消息。有無防備。好作區處。越更時。只見小卒來報。楚軍安營俱休息定。並無隄備。王陵領五千赤幘軍士。開了門。風擁而來。楚兵正睡熟。王陵暗傳令放砲。只五百砲手。四邊放起來。五千人馬殺入楚營。如十萬甲兵。從天而降。楚兵又無準備。急纔驚起。眼尚朦朧。如何對敵。反自相踐踏。却被王陵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霸王急起披掛上馬。四面觀望。見一大將挺鎗。往來領兵冲殺。霸王大喝一聲。舉鎗直取來將。來將舉鎗交

西漢書 卷五
還戰二十回合其人敗走領五千兵冲殺出營已將五鼓
矣霸王問軍士此是何人有小卒曰此漢將王陵也霸王
暗思此人鎗法與他不同今日不除後必為患急拍馬
正欲追趕李公鍾離昧龍沮俱列馬頭前止之曰不可漢
兵得勝一路俱有準備城上火起城下人馬如鉄桶相似
此必韓信之遺計也陛下且聞點傷殘人馬急將陵母取
來以劔伏身監在營中使人與王陵說知王陵為人最孝
聞此決來歸降王陵若降榮陽可破也霸王曰然即差人
星夜赴彭城取陵母赴軍前來不題却說王陵領赤憤軍
回營計點止傷折一百多人大殺楚兵并自相踐踏共三

萬餘人回見漢王王曰將軍一夜殺楚兵三萬以霸王之
勇尚退三十餘里將軍之名威振關中矣王陵曰知楚兵
遠來困乏因此乘其無備殺此一陣霸王尚屯兵于此不
久仍來攻城不可不急為計處也張良陳平曰韓信征魏
聞有捷音料將回兵不若且嚴守榮陽以待韓信兵到再
為區處王曰善遂令三軍預備砲石灰礮四門嚴守一連
十數日楚漢並不交戰只見城下忽有巡哨小卒來報有
楚使欲請王將軍相見王陵聞說急上城見楚使曰將軍
老母見今取在楚營欲見將軍一面若將軍遲去霸王決
壞老母使將軍為不孝之子萬代罵名不朽也王陵聽說

放聲大哭。淚如雨下。急來告漢王曰。臣今年七十有餘。臣生不能孝養。一日反遭此縲紲之苦。今楚使欲臣往見。一面臣雖赴萬劍而死。亦當急趨往見也。臣身雖在楚。心實在大王。決不爲楚効力也。張良曰。將軍誤矣。前日將軍殺楚兵數萬。今止聽楚使一言。卽趨入虎穴。自蹈死亡。此匹夫之見也。又未審老母果在楚營否。豈可遽然往見。須令差一人親見老母。看有甚言語。討數手字。果然欲將軍往見。那時將軍見之未晚也。豈可不察存亡而往見耶。王陵聽說。卽哀告漢王。王卽差謀士叔孫通前到楚營。朝見霸王。王曰。王陵居住沛縣。不歸降于我。反隨劉邦爲惡。今

已將陵母拘繫于此。若早歸降。使子母相見完聚。若仍復抗違。卽斬陵母。使王陵爲萬代罪人也。叔孫通曰。願請陵母一見。霸王命左右將陵母押過來。與叔孫通相見。只見陵母以劍伏身。搔首而跪。叔孫通心甚不忍。陵母曰。公乃何人也。叔孫通曰。某乃漢使叔孫通也。母曰。公來何爲。通曰。老母之子王陵聞母受苦。卽欲降楚來見。惟恐不的。漢王敬差我來求老母手筆數字。方着王陵降楚。以事奉老母。母曰。是向言歟。漢王寬仁大度長者。吾子事之。得其主矣。豈可因妾而懷二心。望公傳與王陵。善事漢王。早建奇功。爲漢代名臣。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罷。遂伏劍自

殺叔孫通急欲救之陵母頭已落地滿管中莫不讚歎史官有詩曰

楚廷羈母母生輕子志無移母計成一點貞魂隨劍隕
萬年公議死猶生

史臣班固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二女尚知興廢范增范增定案惟欲殺沛公何其不智之甚乎

却說陵母伏劍而死霸王聞知大怒曰老嫗何其大愚如此當碎其屍以號令三軍季布等拜伏奏曰不可陵母雖歿當有其屍歸葬沛縣使王陵身雖在漢而此心終有思歸之念蓋父母墳墓乃水木本源也他日或命一能言之

士陳說根本王陵素有孝名聞言動心必降楚也若今號令軍前愈傷其心無復有降楚之意霸王從其言即差人收拾陵母屍首歸葬沛縣隨召叔孫通曰汝可回滎陽說與漢王并王陵快早歸降倘打破城處無葬地也叔孫通近霸王前道一言就使楚兵倒戈滎陽解圍不知說甚言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陵母之歿亦范增造業也不能致君而助之為虐雖裂其身亦何足惜

韓信斬夏悅張全

西漢通事記 卷五 四十五
却說叔孫通奏霸王曰臣雖居漢每被漢王嫚罵受辱不
過情願欲歸事陛下昨因說王陵降楚以此名託為漢使
實欲歸降陛下也王陵為人最孝臣入城陳說母屍未葬
陵必歸葬其母就同歸楚也霸王曰今漢王兵有多少將
有幾人久困不降者何也通曰漢兵在城者尚有二十萬
漢將有六七十人昨新開倉敖糧食亦足遷延不出戰者
因聞韓信已破魏豹意欲調轉人馬赴彭城乘勢劫奪太
公呂后還漢取代州破燕齊使陛下進無所往退無所歸
因此只待韓信大兵到來欲裏應外合兩勢夾攻以圖必
勝陛下不可不預為提備也霸王曰爾入城幾時同王陵

出降通曰但得便即趨出矣陛下當急差人防守彭城遂
辭霸王入滎陽見漢王備將陵母之言細說一遍王陵聽
罷大叫一聲哭倒在地諸將急救醒陵曰吾與楚誓不共
戴天日叔孫通將歸葬一節隱而不告欲使王陵死心事
漢也張良陳平曰叔孫通既以言鈞項王項王必以韓信
決赴彭城不日即離滎陽矣但恐在外等候王陵出降又
生他變當以滎陽獄中有死囚斬首假傳說漢使叔孫通
交通西楚欲說王陵歸降今被識破斬首示眾漢王曰其
計甚妙即查獄中重囚當即斬首懸於城上傳示城下早
有人報知霸王霸王曰計又不成城久不下倘韓信果然

乘機襲取彭城、兩難救應、朕進無所往、退無所歸、誠如叔孫通之言也。龍沮曰：「既陛下要回兵，須徐徐緩行，不可太急，以防漢兵追襲。」晝夜楚兵退盡，城上巡哨軍探知來報，漢王曰：「楚兵已退盡矣。」王曰：「當遣將追趕。」張良曰：「不可。楚兵退緩，必有大將斷後。若我兵追趕，反中其計。不若選為之勢可也。」遂遣大將周勃、周昌領一校人馬，離城五十里下寨。一日楚兵退回彭城。范增接見備問榮陽消息，霸王將叔孫通欲降一節，范增、無謂得遂，奈何奈何。說與范增，增曰：「叔孫通乃漢之謀士，從劉邦日久，豈有歸降之意？此必因陛下困榮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內實空虛，以此設計使楚兵解圍，故假斬

叔孫通以惑軍心，不意陛下果退兵，實中其計也。霸王始悟，大怒曰：「匹夫乃敢戲吾如此，今再起兵復取榮陽如何？」增曰：「若復去，倘韓信回，內外夾攻，又非長策。不若暫且休兵，打聽韓信果遠去，再取榮陽未晚也。」霸王從其言，暫屯兵，差人打聽不題。却說韓信擒魏豹，兵回榮陽，見漢王。王曰：「將軍已伐魏，今復何往？」信曰：「代州夏悅、張全不賓服，且此去取代州，順路伐趙破燕，下齊，兵勢稍振，即破楚以成一統之業。」王大喜，隨將魏豹並家小押見漢王。王見豹妻薄氏，管氏有國色，甚悅之，遂留後宮。押豹近前，王曰：「爾領兵四十五萬，睢水一陳，被爾折兵三十餘萬，賴上天護祐。」

得脫虎口、不然吾君臣豈有今日、吾念爾一國王爵姑免、汝死復命爾守平陽、爾當感我厚恩、益加策勵可也、乃敢遽起異心、希首僥倖、今被擒來、有何理說、豹曰、願乞一死、陵母致子以義方、魏愛子以姑息其賢、愚固其香、有豹母年近八十、哀告曰、魏豹無知、誤犯狂悖、法當誅戮、以正國法、但妾止生此子、為西魏後裔、望大王留一命、以奉祀先王、乃大王盛德也、漢王聞母言、歎曰、豹為男子、反不如老母之賢也、遂看豹母之面、饒豹之罪、削去兵馬、廢為庶人、發柴陽安置、仍遣使傳命與周叔、領平陽、暫管郡事、韓信整點人馬、趨代州、漢王仍以王陵為將、差人傳命與相國蕭何、奉侍太子守關中、昭布法令、約束軍民、立宗

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待積有條件、類總上聞、蕭何領王命、夙夜孜孜、惟恐不及、總計關中戶口、調轉漕運、以給軍餉、是以漢兵西征、未嘗乏絕、皆何之功也、

史臣曰、漢王當國、兵新敗、人心渙散之時、首立宗廟社稷、不忘祀典、深合大易萃渙之義、有二代遺風、此漢之所以興也、豈若剽悍禍賊、徒知以斬殺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

不說漢王駐兵滎陽、且說韓信人馬到代州、離城二十里、下寨、夏悅、張仝、正議事間、有人來報、韓信人馬已到代州、

離城三十里下寨。悅曰：韓信以得勝之兵乘銳而來，氣驕意惰，吾兵以逸待勞，正當急出使彼不能預備，決獲全勝。全曰：此論甚妙。且說韓信安營畢，召諸將曰：夏悅張全素知用兵料我遠來，大舉其敵而急攻之，使吾不作預備，易得取勝。爾等當以智取，不恤辛苦，庶夏悅可擒也。諸將曰：願聞將令。信曰：曹參引一軍，如此誘戰，灌嬰盧縮各引一軍，如此截殺。樊噲次引一軍，如此埋伏。諸將各依令而去。韓信後領精兵五百，遶平山小路抄到白石口，住扎。却說夏悅領兵一萬，徑殺奔韓信大寨來。日已過午，排開陣勢，搦韓信答話。漢陣上曹參出馬，旗上大書漢大將曹參。夏

悅見漢陣上旗幟欠整，隊伍交錯，大笑曰：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如此行師，何足懼哉！便問胯夫如何不來受死，遣汝無名小將欲先試刀耳。參大怒，舉刀直取夏悅。悅就舉刀交還戰未十合，曹參詐敗，悅驅兵大進，迤迤追趕。參且戰且走，約退二十里，正追殺之間，忽喊聲大起。左有灌嬰，右有盧縮，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曹參却引兵殺回，三路夾攻夏悅兵，大敗。日將落山，見四邊火炮火把齊起，悅見平山小路無人防守，急領百十騎望平山而逃，纔行一里，夏悅遠此後三路兵殺來。正在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振，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武陽侯樊噲也。悅見了大驚，無處逃

命見山傍微露天光想有出路急奔入乃山谷也噲兵亦隨悅追入谷口兩邊俱是夾石魚貫而進悅見難行遂棄馬步走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砲響乃是韓信伏兵于此把夏悅即時擒了同押回大寨鼓已三更矣只見城中張全見夏悅身入重地不見回軍到來急點起火把領兵五千殺出城來救應有代州敗殘軍逃回者盡說夏將軍被漢兵殺入山谷中不知存亡我等被三路人馬殺得七斷八截止逃得我數十人回來將軍不必前去恐伏兵一起夜深如何防備張全聽說急領兵入城嚴加防守韓信回到大營升帳坐定兩邊掌起燈燭陳列刀鎗劍

戟十分威儀小校押夏悅過來信曰漢王盛德威名播于海內汝等如何久不賓服遠勞王師立擒軍前爾須委心歸附勿再抗違悅曰吾意本欲圖王今既不成有死而已決不歸降信怒曰夜深誅戮難以號令三軍且牢固監押待明日捉了張全一並斬首示衆次日韓信領兵至城下張全只是嚴加防守堅閉不出信將夏悅提至城下傳示城上急早歸降張全上城見夏悅綁縛囚于陷車大哭而言曰不忍見公如此被虜使我心如碎悅大叫曰寧效死固守不可以我一人遽爾歸降勝夫韓信聞說大怒即將夏悅陷車內取出斬首于城下張全見夏悅斬首大叫一

聲自城上一躍而下遂墜城而死城中副將王存謀士單忠計議曰內無強兵外無救應雖固守無益也遂開城歸降韓信到大兵進城安撫百姓就令王存守代州差人赴滎陽報捷計點新降西魏代州二處人馬總漢兵三十萬前來取趙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夏張雖知兵法以信取之如反掌耳

背水陣韓信破趙

大漢丁酉三年冬十月韓信取代州安撫百姓畢次日會漢王遂分領精兵十萬前來擊趙先屯兵于井陘口外與

張耳等計議曰趙有謀士廣武君李左車多奇計我兵未可輕進須差人探聽看趙王作何方畧倘或深入重地而趙乃阻吾糧道我兵決受圍困而進退兩難之地為兵家所甚忌也張耳曰陳餘雖善兵而無通變之才每以李左車為多詐料左車雖有奇計不能用心也信曰不然成敗利鈍不可逆觀探聽虛實方好進止急差心腹數精細小校假作商賈入趙城打聽成安君李左車如何迎敵務得的確回報各重賞錢鈔酒食裝作商人潛入趙城就在成安君臨近住居用錢與門吏相通終日飲酒熟識往來情厚以此成安君凡一切與趙王計議大小事情門吏詢問親

○成○敗○不○可○逆○觀○探○聽○虛○實○方○好○進○止○急○差○心○腹○數○精○細○小○校○

隨從人得知詳細遂因便告知。小校盡知趙王來歷不敢
遽回先着一二小校回報仍再加打聽箇箇與門吏所言
一般已得的實不題却說趙王一日與成安君陳餘正議
事聞韓信引兵前來急整點趙兵二十萬屯于井陘請李
左車畫計左車因說陳餘曰某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
夏悅喋血闕與今又輔以張耳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嘗
聞千里餽糧士有饒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欲前不得闖欲退不得還吾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願君急用臣
計必獲全勝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曰此詐謀也
吾嘗稱爲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又聞兵法云十則圍之倍
則戰之今韓信以疲散之卒雖號稱數十萬其實不過數
千况又千里遠來亦極疲勞我兵操練日久藏鋒養銳正
當急擊勿失可也。若避而不與之戰倘他日有遇勦敵則
左車之言不用則易爲力矣何以禦之諸侯謂吾怯弱輕我伐我非長策也遂不聽左
車之計且說韓信差來小校知此消息至晚急出井陘回
報韓信聞知大喜遂賞勞小校訖乃敢引兵入井陘狹道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正值夜半傳令進發選輕騎二千人

人持一赤幟從傍道小路潛往草山遙望陳餘營寨以觀
動靜因密誡曰我大兵與趙兵對敵我詐敗趙軍見我敗
走決空壁追趕汝等疾入趙壁盡拔趙幟立漢赤幟堅壁
拒守不必與戰而彼自亂也諸將聽令去訖於是信早起
會張耳曹叅樊噲諸將曰今日卽破趙且不必會食暫令
三軍傳食小飯待須臾破趙後會食也諸將皆莫敢信佯
應曰諾信卽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爲陣趙軍望見信兵背
水皆大笑及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遂開
壁與信大戰良久信與張耳諸將佯棄旗鼓走水上趙軍
果空壁出爭取漢旗鼓追趕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却有曹

會張耳曹叅樊噲諸將曰今日卽破趙且不必會食暫令

三軍傳食小飯待須臾破趙後會食也諸將皆莫敢信佯

應曰諾信卽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爲陣趙軍望見信兵背

水皆大笑及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遂開

壁與信大戰良久信與張耳諸將佯棄旗鼓走水上趙軍

果空壁出爭取漢旗鼓追趕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却有曹

叅樊噲靳歙周勃等諸將率領三軍莫不死戰無不以一
當十趙軍遂不敢近急退回大寨有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在草山遙望趙軍空壁追趕持漢旗鼓疾馳入趙壁盡拔
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回大寨見趙壁皆漢赤幟知漢兵已
破趙矣遂大亂四散潰奔陳餘雖殺數人亦不能禁止于
是漢諸將圍遶夾攻成安君死戰不得出被灌嬰一刀斬
于馬下大兵殺入趙城擒趙王歇遂平趙地是時諸將問
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我等反背水
陣以勝者何也信曰此在兵法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于之地。遇敵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之高論。是時信傳令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於是衆軍聞信令。遍訪李左車。一日得獲。縛解至麾下。信見縛左車至。大喜。重賞軍士。急下帳。親釋左車之縛。東鄉而坐。西鄉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但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僕亦遭擒矣。惟不聽子之計。是信得以取趙也。因再三懇求曰。僕實委心請計。願子勿辭。左車曰。臣

聞智者于慮必有一失。愚者于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爲將軍言之。且將軍虜魏豹。擒夏悅。以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高邑。身死泝上。一舉而下。并脛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將軍名聞海內。威振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相持日久。力不能拔。勢屈糧竭。弱燕不服。齊竟自疆。又先劉項之權。未有所分。此將軍之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今將軍若以兵擊燕。恐難取勝也。信曰。以先生之言。必何

如而後可。左車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三軍又得飽食，北向于燕，使彼終日恐怖，然後遣一舌辯之士，奉咫尺之書，陳其利害，以彰將軍之所長，燕一聞之，不敢不聽從。燕既聽從，使宣言者東告於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其為齊計矣。如此則天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其此之謂乎。信曰：謹如先生之言。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即作書差隨何為使，前往說燕。韓信屯兵于趙城，不動。隨何持書前到燕國，却說燕王聞韓信破趙，斬成安君于泜水，兵勢大振，燕中百姓一日十數驚。燕王亦甚恐怖，召謀士蒯通議事。文通曰：韓信兵勢雖大振，而屢經戰陣，三軍疲勞，定暫屯兵于趙城，且不舉動。目下差人下書欲大王歸降大王，且未可遽然輕許。容臣到彼看事勢何如。可說則說，可降則降。臣自有斟酌也。言未畢，果有左右來報韓信差隨何下書。燕王召隨何相見，何持書上。燕王拆書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韓信書奉燕王麾下。信聞天命靡常，惟歸有德。秦惟無道，滅絕墳典，殘虐百姓，繼以項氏益肆暴酷。放弑義帝，惡貫于天，海內震號，神人共憤。漢王倡為義舉，兵皆編素，席捲三秦，立降二魏，虜豹誅悅，破趙斬餘。

非兵之強也。德之召也。所向風靡，罔不順服。獨燕未附，寧知命之所歸乎？方今兵屯趙城，遣書北指，若能倒戈納款，憫恤民命，不失王封，分茅百世，趙鑒不遠，王其思之。

燕王看書畢，因問隨何曰：「漢王兵敗睢水，寄足滎陽，王業未定，何言天命之可歸乎？」何曰：「大王所見悞矣。不觀大敗不見真命之符，不量時宜實爲井底之智。然吾漢王雖敗睢水，而大風解圍，白光引路，使非上天默祐，何以脫此難乎？此見聖王有百靈之助也。而滎陽駐兵以當四面，使非睿智神武，何以制服天下乎？此見聖王有文武之勇也。漢

以韓信善能用兵，子房善能用智，蕭何運轉糧餉，帶甲百萬，名將雲從，大勢已定，不待智者辨論而可知也。然西楚雖強，沐猴非人，獨夫招怨，遠不過一年，近不過數月，豈能久乎？大王不度時勢，不審成敗，而謂漢王王業未定，不亦誤乎？況今趙已滅矣，唇亡齒寒，剝床以膚，大王獨不冰兢之乎？燕王聞隨何之言，深加歎賞，遂召文通附耳曰：「隨何之言，深爲有理。爾若見信，當斟酌可否，不必多費頰舌也。」文通曰：「臣若到彼，觀其動靜，自有處決，料不辱君之命也。」燕王款待隨何，卽令文通往趙國來，不知何如。說信下回便見。

總評

背水陣雖載兵法未有行者行自韓信更覺奇妙不測

行反間范增遭貶

却說蒯通辭燕王至趙令人報知韓信信聞蒯通至甚喜曰蒯通來燕必下矣遂令門吏請入相見蒯通見韓信禮節從容言論溫雅謀士在左武將列右營伍嚴整甲士精壯方欲開口信曰大夫此來欲信罷兵息爭以爲說客蓋燕果納欵投降信自按兵不動免使生靈塗炭也若憑大夫數言使我罷兵息爭而燕猶爲楚藩屏則六國之中燕爲獨強視我爲甚怯矣我將舉兵于易水之前試武于燕

臺之上雖樂毅復生荆軻不死信何懼哉言畢卽召左右請大夫駟中安歇容吾伐燕破齊後再與大夫相見也衆人不容蒯通說話卽邀入駟中陳設幃帳各樣器用之物一色齊備蒯通本欲下說詞倒被軟監于此怏怏不樂駟門緊閉不令人往來打水取米皆自墻缺中傳入如此數日忽一日門人來報廣武君李左車來相訪蒯通正愁悶間聽左車相訪急開門請入相見蒯通見左車大哭曰不意公一旦以趙屬漢陳餘斬首趙王被擒喪位失國甚可哀也左車正色而言曰大夫差矣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漢王爲義帝發喪天下之義主也德愛及于百姓威令行于

諸侯又兼韓信用兵如神所向無敵知天命者即當倒戈而降乃為明達若苟規規於一偏之見而專意于暴楚乃是助紂為惡而飛廉費仲之所為也不亦得罪于天下乎我每與趙王陳說利害不聽吾言遂至喪身失國此逆天者亡也且大夫為燕名士須先觀時勢細察興亡大夫自以為漢王與項王孰為真命通曰漢王芒碭斬蛇已符真瑞通有口難辨矣天下知漢為真命無疑也又曰大夫以韓信良平與楚諸將孰優通曰韓信良平為優非楚諸將所能及也左車曰觀大夫此言則漢當興楚當亡可知矣今何逆有道之漢而從將亡之楚知天命者果如是乎通沉思半晌曰公

言甚有理我來趙本欲說韓將軍罷兵息爭不意反被二公說我也願與公同見韓將軍以請兩國之好吾亦從帳下以圖攀龍附鳳也左車大喜即同趨見韓信曰大夫蒙元帥不以為敵國之使而厚禮相待深感盛德願歸善燕王即開城投降彼亦附名麾下為元帥驅使也信大喜即遣曹參樊噲領兵一萬同蒯通先赴燕安營與大兵隨後即到却說燕王不見蒯通回來正憂疑之間忽有人來報曰蒯通至矣通入見燕王備道漢王之賢又兼韓信善能用兵楚終滅亡不若屬意于漢無為蒼生苦也燕王曰吾前日降漢之心已決但欲大夫往觀動靜耳今既真知其

可降當請二將入城相見。蒯通遂請曹叅樊噲領人馬進城安營。畢即與燕王相見。燕王命設宴款待。二將傳命預備輕騎數百名。次日同二將來。趙見韓信信曰：「某正欲統大兵由燕下齊，以定北地。乃勞賢王遠來，燕王曰：『久慕將軍威德，又况漢王寬仁長者，心欲降附久矣。』今蒙傳檄，即趨麾下，惟望轉達漢王，早賜收錄。信大喜，即命燕王寫降表，同漢使飛報滎陽。一邊傳令起兵伐齊。不題。却說范增鍾離昧奏霸王曰：「韓信虜魏豹，斬夏悅，破趙，取燕，所向無敵。而漢王坐守滎陽，以收全功。陛下若不急為進兵，恐枝蔓愈盛，益難除矣。」王曰：「連日聞報，正欲起兵。卿等所奏實合朕意。」即傳旨起兵十萬，赴滎陽來。早有漢細作聞此消息，星夜報知漢王。王急召良平諸謀士計議。曰：「霸王乘韓信大兵已出，復來攻滎陽。王陵思母染病未愈，英布新回九江，諸將多隨韓信征進城內空虛，為之奈何？」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金，行及間，以離間其君臣，使各疑其心，則讒言易入。畫計雖善，項王亦不聽也。且楚兵之趨滎陽，項王本無此心，皆范增鍾離昧之言耳。使無此數人，項王豈能用其勇哉？况項王為人疑忌，信讒必自誅戮。漢因舉兵而攻之，楚必破矣。」王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出入。陳平多縱及間。

可降當請二將入城相見。蒯通遂請曹叅樊噲領人馬進城安營。畢即與燕王相見。燕王命設宴款待。二將傳命預備輕騎數百名。次日同二將來。趙見韓信信曰：「某正欲統大兵由燕下齊，以定北地。乃勞賢王遠來，燕王曰：『久慕將軍威德，又况漢王寬仁長者，心欲降附久矣。』今蒙傳檄，即趨麾下，惟望轉達漢王，早賜收錄。信大喜，即命燕王寫降表，同漢使飛報滎陽。一邊傳令起兵伐齊。不題。却說范增鍾離昧奏霸王曰：「韓信虜魏豹，斬夏悅，破趙，取燕，所向無敵。而漢王坐守滎陽，以收全功。陛下若不急為進兵，恐枝蔓愈盛，益難除矣。」王曰：「連日聞報，正欲起兵。卿等所奏實合朕意。」即傳旨起兵十萬，赴滎陽來。早有漢細作聞此消息，星夜報知漢王。王急召良平諸謀士計議。曰：「霸王乘韓信大兵已出，復來攻滎陽。王陵思母染病未愈，英布新回九江，諸將多隨韓信征進城內空虛，為之奈何？」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金，行及間，以離間其君臣，使各疑其心，則讒言易入。畫計雖善，項王亦不聽也。且楚兵之趨滎陽，項王本無此心，皆范增鍾離昧之言耳。使無此數人，項王豈能用其勇哉？况項王為人疑忌，信讒必自誅戮。漢因舉兵而攻之，楚必破矣。」王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出入。陳平多縱及間。

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爲王欲與漢連和同力滅楚以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遂不與議事及大兵至滎陽屯下營寨次日項王領人馬四面將滎陽圍困一連三日城中不見動靜霸王曰三軍急備火箭四門攻打料是城中空虛不敢出戰衆軍士依命四門攻打城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下來衆軍士不能近城又一連五七日彼此兩家扭拘霸王甚是焦燥却說城中張良等衆謀士曰霸王攻城甚急正好遣使詐降霸王決遣使來講和却用陳平之計使君臣相疑則計行矣漢王曰倘楚不准和則如之何良曰項王性躁而不耐氣割而無斷連日攻城不下心正暴

躁若漢使一至決然依從漢王卽遣隨何爲使先着人上城荅話開東門放隨何出城隨何到楚營見霸王且說漢王原同陛下會約伐秦結爲兄弟後封褒中因見路險思欲東歸本無圖王之志隨何胆力頗通今幸得闕中此心已足願割滎陽以西爲漢界滎陽以東爲楚界收回韓信之兵各守封疆以圖休養士馬共保富貴惟陛下察之霸王聞隨何之言尋思吾雖建都彭城地方狹小近又諸侯反叛漢已得七八矣不若依他講和且得休養安謐日後再作區畫遂召范增等計議增曰不可此因攻城急迫暫來講和實非本心陛下只可多設火砲增添人馬星夜攻打城破之後玉

石俱焚雖有韓信重兵終獨立難成大事此爲長策豈可聽隨何一面之辭而失此機會乎霸王聞增言猶豫不決召隨何近前曰爾且回去待朕再作商議隨何曰陛下當自聖裁左右之言恐有私弊且目下韓信大兵將到又約路諸侯指日俱來救應內外夾攻陛下屯兵日久恐師老糧盡那時欲退反致諸侯恥笑欲與講和漢王不肯依命陛下悔亦晚矣臣雖在漢舊實楚臣今日之言吐露心腹陛下斧鉞在前豈敢欺誑惟陛下思之無被衆人惑之也霸王聞何言大喜爾言亦有理汝先行朕卽遣使講和隨何辭霸王進城來見漢王備說范增勸霸王攻城被

臣一篇言語說動霸王早晚有人來講和料陳平之計正當用于今日也王卽召平問曰楚使早晚來見爾用何計以間之平附耳曰如此如此王大喜曰此計若行范增休矣於是陳平密令左右各照次安排圈套何候楚使却說霸王不聽范增之言卽召虞子期曰汝可到漢王處說知霸王之言上處一曰一在限三日內着漢王出城親與我相見請話汝就打聽漢營虛實動靜如何子期依命進城聞漢王夜飲大醉未起虞子期暫到館驛安歇先差一伶俐小卒進漢營打聽漢王起來未曾從人依命入漢營只見張良陳平等迎出卽邀請到一煖閣陳設飲饌細食美酒相款便問亞父近日起

居如何差公來有何話說其人曰我非亞父使也乃楚使也良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卽着小卒邀出另到一小館備粗食村醪相待張良陳平遂轉出不見從人又打聽漢王方起遂回見子期備說詳細子期甚疑之卽整衣來見漢王王方起未梳洗又着隨何邀子期到一密室欸坐待王梳洗畢相見子期入密室少坐只見室中文字卷滿案兩邊帷帳器皿甚齊備左右人亦不敢擅入隨何相陪茶罷起身曰待某看漢王梳洗畢請相見隨何出久未回子期轉身信步到文案邊見許多文書內有一書首尾不寫姓名但云項王彭城失守提兵遠來人心不

歸天下離叛大兵不過二十萬勢漸孤弱大王切不可出降當急喚韓信回滎陽老臣與鍾離昧等爲內應指日破楚必矣黃金不敢拜領破楚之後願裂土封于故國子孫綿延百世臣之願也名不敢具子期大驚暗思此必增之書也近有人言亞父與漢有私我尚不信今觀此動靜情是真遂將私書藏于袖中壁間已有人暗窺報知良平須臾隨何至邀請子期與漢王相見王曰吾與項王初受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我先入關當王于關中今旣得關中矣初心已遂不願與項王終年苦戰以傷民命情願講和凡關之西爲漢關之東爲楚兩家各分疆土永罷征戰煩

足下見霸王再三拜復此意子期曰我楚王已依尊命只欲與大王相見一面親自講和亦無別意王曰既有此意足下且回容吾商議定卽出城與項王相見虞子期辭漢王回楚寨細將從人相見一節次後入密室又竊得私書探聽明白的實不敢隱諱乞陛下詳察霸王聽子期之言將書看罷大怒曰老匹夫乃敢賣朕如此當細加推問務得實情决不輕貸范增聞知大哭拜伏于地曰臣事陛下數年肝膽傾倒豈敢有私此漢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不和陰相傷害陛下不可聽也項王曰虞子期乃心腹之親已打聽的實豈有虛說之理增見項王持疑不決知其終

不足以成大事增乃大言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乃自爲之乞念增奉事陛下數年屢有勤勞願將功抵罪請得骸骨歸鄉陛下天地之恩也霸王亦思范增建奇績事楚日久不忍加誅遂令人送增還鄉增歎曰吾本盡心向楚而王乃疑我有私非我之屈乃楚之不幸也一路鬱鬱不樂行至彭城遂發背疽不起急差人往叶牛山請增師楊真人看疾差人具厚幣見真人真人曰范增辭我下山亦曾囑付爾平生好密謀奇計當擇主而事今却扶假滅真殘害百姓見機不早只待如此狼狽以致重病纏身萬望我垂救此亦天理昭報非假人爲也我若救爾是逆天也不

西漢書卷之五
納幣帛將差人叱逐下山。差人可見范增。增聞說遂倒于
地上。氣絕而死。時大漢四年夏四月日。范增亡。年七十二。
歲。後史臣有詩曰。

四萬兼金入楚營。君臣猶自議攻城。間言未必能顛倒。
天命歸劉畫計成。

亞父彭城血淚流。可憐王業屬炎劉。經年奇計成何濟。
枉使捐軀付一邱。

真假難分豈丈夫。鴻門徒自設狂謀。龍成五色知天意。
空隱深機却似愚。

巢人七十謾多奇。爲漢驅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

直須推讓外黃兒

東坡曰。增不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愚謂增
特戰國奇謀之流。豈足以當人傑之名。夫所謂人傑者。
識天時辨真假。知彼知此。而後謂之人傑。若增曰爲楚
臣。而不知項羽爲何如人。夫豈爲人傑也耶。

范增已死。送夫人回報霸王。王甚傷悼。差人赴彭城。以禮
厚葬。漢王聞增死。大喜曰。除吾心腹一大患矣。重賞陳平。
仍把守城門。遂不題請和一節。霸王暗思。范亞父原無私
意。此必是漢張良陳平設反間。誤害忠良。傷吾一服肋也。
觀增臨死之言。可見其心矣。急召鍾離昧。撫之曰。卿當安

西漢演義
心勿生他意。昧曰：臣事陛下數年，雖無才能而一點赤心，金石不易也。亞父忠以事國，豈有他志？昨日虞子期所得私書，乃假設之辭。陛下當詳察之，勿為奸人所惑也。霸王遂立項伯為軍師，凡一應大小國務皆伯管理。因勸霸王攻城，霸王催僱軍士四面攻打甚急，不知榮陽如何解救。下回便見。

摠評

不意范老有此明師，真人有此愚徒。

出榮陽紀信証楚

却說霸王攻打榮陽甚急，漢王患之，召羣臣計議曰：霸王

攻打榮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隣近諸侯又非項王之對，爾等有何良策？張良曰：項王因范增死，心上急躁，如何肯能依。况近日彭城軍糧又到，似有久困之意。此城若久困，或有人獻計，將榮河之水絕上流而下，冲灌而來，城必破矣。如之奈何？陳平曰：臣有一計，大王決可脫此重圍，但恐無此忠臣為大王赴難者。周勃等諸將皆曰：先生何以發此言耶？我等隨大王日久，雖鼎鑊在前，白刃臨頸，亦何懼哉？平笑曰：非為此難也。蓋有深意，非諸君所知也。王曰：計將安在？平附王耳曰：如此如此。王曰：此計甚妙，就着張良施行。諸將皆退。張良歸，駟舍分付左右置酒，邀請諸將赴。

席諸將聞良請俱到駟舍良出迎禮畢各分賓主坐定良于中堂懸畫一軸上畫着前面車內坐一人後有甲兵數十騎追赴甚急樹林邊藏一人衆將見了不解其意便問良曰先生懸此畫何意良曰昔齊景公與晉戰齊景公大敗衆軍盡皆逃走止景公坐于車中有田父御車後追兵甚急景公無可奈何田父曰事急矣大王當藏于林中將王衣服與臣更換臣坐王車王可脫難王曰吾雖逃難爾必遭擒吾不忍也田父曰食人之食當死人之事留臣一人不過大林增一葉耳若存大王實爲百姓之主使天下受福豈小補之哉景公依田父之言遂將衣服更換逃難

而去獨田父坐于景公車中二百兵追至見車中田父以爲景公遂擒獲見晉獻子晉獻子知非景公欲殺之田父曰臣代景公而被殺誠不足惜但恐殺臣一人而後來臣代君者懼其見殺而不肯効力也獻子深義田父之言而歎曰臣不避難而君得免死臣之忠也若殺之不祥宜赦其罪以成其節田父遂得免而還此圖乃田父代景公免難難得難得而景公卒成霸業青史留名至今不朽今漢王被困無人效田父之所爲良因懸此畫爲諸君一見也諸將聞張良之言昆自奮然起身曰父有難子當代之君有難臣當代之我等願代王死而出榮陽之難良曰諸君雖各有忠心

皆不似主上儀容。惟紀將軍與王上相似，可以誑楚。紀信曰：此某之至願也。雖冒湯赴火，亦不敢避。張良、陳平大喜。次日，張良引紀信見漢王，密奏紀信欲代大王詐降。漢王曰：不可。劉邦人業未定，臣下未沾勺水之恩。今著紀將軍代我赴難，我却乘便而逃，損人利己，仁者不為，吾不忍也。信曰：事已急矣。臣若退避，或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臣那時雖死，亦無益于王矣。今若代王之難，王得出此重圍，臣留美名如泰山，今日輕性命如鴻毛耳。王不可以臣為念也。漢王尚猶豫不決。紀信遂拔劍而言曰：王若不依臣言，臣即白刎而死，以示無留難也。王即下措抱紀信而哭之曰：

將軍之心可謂忠誠貫日，千載不泯也。因問曰：將軍有父母乎？信曰：有母。王曰：即邦之母也。吾事之。又問曰：將軍有妻乎？信曰：有妻。王曰：即邦之妹也。吾養之。又問曰：將軍有子女乎？信曰：止有一子，尚幼。王曰：即邦之子也。吾撫育之。三者皆邦所以為將軍終身成全之也。將軍無憂焉。紀信叩頭曰：臣死得其所矣。張良、陳平等即寫降書，差人出城報項王曰：漢被圍急矣，亦不敢割地以分關中。願出降與霸王相見，惟望不即加誅為幸也。左右聞差人之言，即報霸王曰：漢王差使下降書項王，拆書觀看書曰：漢王劉邦頓首上書霸王皇帝陛下。臣邦家封守漢中。

卷五

六

到彼水土不服，思欲東歸，以棲故址，不意人心苟從，志同狂蕩，遂得關中之地。後值睢水之敗，已喪膽矣。望望無歸，依身滎陽，苟全性命，非有他圖。韓信東征，皆彼自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非邦之罪也。陛下今乃大兵臨城，指期可破，威武之下，鈇鉞難免。從文武羣臣之議，情願面縛出降，惟免一死。王若念懷王之約，昔日之情，願赦往愆，誠沾再造，惟陛下其憐之，不宜。

霸王看罷書，召漢使曰：劉邦幾時出城投降？使曰：今夜即出降。霸王密傳旨曰：若劉邦出降，比面見之時，即伏刀斧手，將邦碎屍萬段，以雪吾恨。季布鍾離味領精兵伺候，却

說陳平張良奏漢王曰：王當服便服，乘快馬，文武將士各裝束，停當，命縱公周苛領在城人馬，把守滎陽。命紀信即將漢王龍衣更換，坐王龍車，將近黃昏，先出女子二千人，自東門陸續出城。左右報霸王曰：漢王出女子數千行，未盡也。霸王笑曰：劉邦酒色之徒，貪戀婦女，如此之多，何足以成大事？范增慮之過也。楚軍士見漢王出放女子，各門皆來東門爭看。夜晚之時，挨肩擦臂，遂忘其軍伍行陣。諸將亦各爭看，不相關防也。漢王同文武將士領輕騎，衝殺出西門，望成皋而去。東門女子步行，又慢。及盡將二鼓矣，只見赤幟排隊而出，紀信端坐車中，黃屋左纛，前遮後擁，隱

隱而出，公然不行君臣之禮，亦不見有歸降之意。項王怒曰：劉邦定醉死車中矣。見朕不下車投見，尚端坐如木偶耶？左右執火把望車中照看，見紀信端坐不言。左右曰：漢王如何不言？紀信曰：某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我漢王困久，今已出滎陽，會韓元帥、英布、彭越、衆諸侯，徑趨彭城，拘項王家小會，兵廣武，與楚願決一戰，以定勝負。早間下降書，乃詐降也。今漢王已出二百里外矣。左右急報楚王曰：車中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備將紀信之言，奏知楚王。楚王大怒，而復嘆曰：劉邦逝之甚易，紀信代之實難。此真忠臣也哉！朕雖文武將士，收錄何止數百人，未有如紀信之

忠者。急喚季布曰：爾可說紀信降朕，朕是愛其忠也。季布向前大呼曰：紀信代劉邦出圍，可謂忠臣。霸王憐愛，不忍誅戮，爾當感主大恩，下車投降，仍封以重爵。爾不可負王命也。紀信車中大罵曰：沐猴無知，徒爾妄想。丈夫事主，忠心不二。此頭雖斷，而浩氣冲天，金石不磨也。生為漢臣，死為漢鬼，烈烈之志，豈汝言可惑耶？霸王聞信言，知其不可易也。遂命執火把者，各舉火焚車，但見烈焰之中，衆軍士猶聞紀信罵不絕口。灑吏烟焰既滅，車已成灰燼矣。後史臣有詩曰：

火滅心不滅

將軍剛似鉄

赫赫烈焰中

鑪錘千遍徹

可以為昆吾

可以為鉄鉞

可以淬尖鋒

可以成竹節

寶色夜輝光

利器飛霜雪

能斷奸宄頭

嘗試狐媚血

助此英雄威

直擣匈奴穴

項羽力打勦

至堅不可折

楚兵二十萬

解腕不敢掣

代主出滎陽

孤忠金石烈

炎漢四百年

何獨成三傑

將軍萬世功

封侯乃獨缺

○四○語○堪○慰○紀○將○軍○矣○

論計歸陳平

使無紀信忠

奇謀空自說

入詩曰

鹿走蛇揮二虎爭滎陽危解事堪驚後來拔劍論功者

矢口何曾說紀生

紀信車焚烈焰間漢王脫難得生還英雄自古誰無死

留得高名重泰山

却說霸王焚了紀信殺散漢兵急差季布龍沮領精兵一

萬追趕漢王不知趕上如何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紀將軍乃天地之正氣也赴難時原不冀功漢之不敘其忠漢之薄德寡恩耳信自成其為信矣○項羽當漢假降之初令伏精兵及刀斧手伺候可謂勇乎紀將軍

視死如歸而欲說其降楚可謂智乎。○使人人以效死
爲功漢王必無未央之過。

